

# 逐梦藏东明珠 书写无悔青春

## ——天津市第九批援藏干部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周婷婷

### 聚力“四个创建”“四个走在前列”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从美丽富饶的渤海之滨,到多彩绚烂的三江宝地,2019年,天津市第九批援藏干部肩负使命,踏上援藏征程。在过去的三年里,他们为昌都的发展与稳定,默默奉献着青春、智慧和汗水,在神奇秀美的藏东大地,留下了一段平凡而不平常的援藏之旅,交出了新时代援藏工作的高分答卷。

### 产业合作提档升级 为民解忧温暖人心

2021年10月,天津市援藏前方指挥部组织昌都企业参加了在天津举办的一场糖酒会。展会期间,昌都展区共对接客商275家,达成意向采购额366.2万元,对促进昌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年来,天津市第九批援藏工作队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积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受援地自我发展能力,以构建市场化支撑体系为目标,狠抓产业合作、就业帮扶、市场销售等重点工作,全面实现产业合作提档升级。

据统计,2019年至2022年共实施项目7个,投入市财政财政资金3720万元,引进企业20家,到位资金1.6亿元,帮助4000余人次就业;在谈意向投资项目10个,涉及中国能源、中广核等知名企业,意向总额11.44亿元。

在招商引资方面,通过创新招商模式、广泛邀请考察,促进投资落户、充分利用平台、夯实招商基础等方式,邀请来昌都实地考察企业107家(次),落户企业20家,实际完成投资1.6亿元。

为持续增强受援地“造血”能力,天津市第九批援藏工作队按照“四个不摘”要求,加大产业发展力度,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在卡若区,规划总投资55万元有序推进卡若镇卡若村双体陶罐生产项目,投资20万元推进如意村花卉种植项目,投资20万元建设朱古寺酒咧营地项目;

在贡觉县,规划总投资300万元实施糌粑加工厂项目,投入450万元用于打造“阿旺绵羊”产业链项目,投资16万元用于哈加乡农牧民技能培训中心改造;

在江达县,在投资1500万元的基础上追加投资151万元,用于建设岗托镇祥水山庄民宿项目,带动18名当地村民实现就业,57户村民实现分红;

在丁青县,投资550万元助力丁青县协雄乡夏拉村乡村振兴示范项目建设,投资1750万元建设丁青县文化产业园,目前已有41家企业签订了入驻协议,22家企业正式营业,解决了182名群众就业问题。

### 民生力度持续加强 铺就百姓幸福之路

在昌都市藏医院,天津市对口支援医疗援藏工作队专家、昌都市藏医院外科副主任李明新和同事们正进行教学查房。在他的带领下,昌都市藏医院外科医生已经能够独立完成一些常见手术,告别了手术请援藏医生的历史。

“我们开展了100多台手术,引进了19项新技术,4项技术目前属于国内领先,真正做到‘大病不出市’。另外,我们还开展了‘师带徒’精准教学,现在当地医生可以完成一些复杂骨科手术。”李明新说。

2019年至2022年,天津市持续加强医疗援藏力量,共派驻医疗卫生人员40人。

在全面提升昌都市医疗服务水平的同时,为持续改善民生,为群众精准提供就业岗位,工作队在对接昌都群众就业意愿、天津用工需求的基础上,三年来,共为昌都市提供事业单位岗位64个、企业用工岗位3206个,总数量创历年最高。同时,考虑到农牧民群众的就近就业意愿,建成阿旺绵羊养殖基地、唐卡产业园、津鹏公司、农牧民合作组织等多种业态车间,激发农牧民群众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昌都津垦牧业公司与西北农林大学合作,形成“龙头企业+合作

社+养殖户+基础农户”的四级羊养殖体系,直接或间接带动农牧民1000户、3000人就业。

### 智力支援持续发力 授人以渔受用一生

在昌都市实验小学,有15名天津援藏教师投身教育事业;崔海津老师在切除一片肺叶的情况下仍坚持援藏,用一片丹心为昌都教育发展贡献力量;靳子奇老师带领学生学习无人机,为他们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天津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工作队紧紧围绕‘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这一主题,不断改善学校软硬件水平,达到了提升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的目的,效果明显。”天津市教育援藏工作队领队、昌都市实验小学校长李东锐说,“教育援藏不仅依托每位援藏教师的力量,更依托天津市各援派区的优质教育资源,积极传授先进办学理念和管理经验。”

三年来,天津市坚持文化教育项目与培育受援地人才、挖掘发展潜力相结合,干部人才培养与“传帮带”相结合,全面提高智力支援广度和深度,共实施智力支援和文化教育项目30个,干部人才培养项目43个,投入市级财政资金1.55亿元。

在抓好基础教育提升方面,利用天津市教育教学资源,建设津昌网上“云课堂”,实现津昌两地共同听课、评课,同一节课。同时,投资220万元帮助卡若镇小学建设集中供暖项目,解决学生冬季取暖问题;投资300万元建设达乡小学学生宿舍楼,解决150名孩子的住宿问题。此外,协调选派天津市职业教育专家团队为昌都市职业技术学校教师开展培训,提升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对接天津市委党校、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北方人才等各类培训机构,推进昌都干部人才到天津培训。2019年至2022年,举办各类培训班40余个,培训1000余人次。

饱含温情的无私援助和真情帮扶,让藏东各族干部群众真切感受到了“天津温度”,在携手共进中谱写了津昌两地合作新篇章。

## 任维在全区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清醒认识当前形势 抓实抓细工作措施 确保全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形势稳定向好

本报拉萨10月10日讯(记者 李梅英)

8日,全区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总结今年以来全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情况,分析当前形势,安排部署有关工作,以实际行动护航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出席会议并讲话。

任维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清醒认识当前形势,抓实抓细工作措施,确保全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形势稳定向好。要科学处置火情,安全高效开展扑救工作,提升防火能力。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防火意识,筑牢防火安全防线。

往年相比持续向好。

任维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要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做好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要将责任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确保事有人管、火有人防、责有人担。要精准分析火险形势,及时发布火险预警预报,做到有备无患。要深化排查整治,切实看住人、管住火、守住山,从源头消除隐患。要强化联动协同,加强群防群治,形成工作合力。要科学处置火情,安全高效开展扑救工作,提升防火能力。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防火意识,筑牢防火安全防线。

## 山南市有序推动复工复产

本报泽当10月10日电(记者 刘枫)

通讯员 李利改 次仁罗布)连日来,山南市统筹抓好经济发展各项工作,积极有序推动复工复产。

在乃东区湖北大道综合管廊一期项目工地,记者看到,一些综合管廊主体结构已完工,工人正在进行外部防水施工作业。

“目前,项目上有293名工人在加紧施工,在保证进度和安全的同时,保质保量把项目完成好。”山南市住建局驻现场负责人袁兴东说,“城市综合管廊建设是全市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

工程,目前廊体结构已经完成了60%。”

在乃东居委会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现场,项目复工后,每日机器轰鸣,现场呈现一片繁忙的施工景象。

“复工后,我们加紧施工。目前项目正在进行主体基础施工,我们有信心按合同工期完成建设任务。”项目负责人陈康说。

忙碌的景象,同样发生在山南市乃东区结巴乡茹巨藏香猪产业延伸项目等诸多项目现场,山南市越来越多企业已按下复工复产“加速键”。

## 那曲集中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

本报那曲10月10日电(记者 万靖)

为进一步加强辖区消防安全管理,全力消除火灾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环境,近日,那曲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提前谋划、精心组织,牵头各县(区)公安局治安部门联合消防、应急、市场监管等单位集中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

期间,民警深入辖区酒店旅馆、加油站、娱乐场所、商超饭店、出租

屋等场所,从严从细检查各场所消防器材、疏散通道、消防标志、用火用电以及消防安全制度落实等情况,现场排查整治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并面向相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详细宣传消防安全知识。

此次行动共检查行业场所713家,发现问题隐患101处,其中现场整改84处,责令限期整改17处,为进一步消除安全隐患、提升广大群众消防安全意识起到了积极作用。

## 优质蔬菜好“钱”景 助农增收“新引擎”

林芝市米瑞乡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侧记

本报通讯员 曾德顺 本报记者 谢筱纯

10月的林芝,阵阵凉意,但米瑞乡米瑞村蔬菜基地的温室里却是暖意洋洋。工人们正忙着翻地、施肥、铺膜、播种,一片忙碌的景象。

“现在正是冬季蔬菜种植的最好时期,我们要趁着时节,抓紧组织工人进行抢种,确保冬天有足够的蔬菜供应市场。”米瑞村蔬菜基地负责人说。

为抓好冬季蔬菜市场稳产保供工作,米瑞乡党委、乡政府积极对接蔬菜基地企业,采取党政“一把手”分片负责制,帮助种植基地解决“用水难”和“用工难”两大问题,组织蔬菜基地种植了各类冬季蔬菜800余亩,预计为冬季市场提供1200余吨蔬菜供应,全力守护群众“菜篮子”。

近年来,按照林芝市巴宜区“一带一园六基地”产业发展布局,米瑞乡立足“果蔬之乡”发展定位,因地制宜,建设无公害蔬菜种植基地,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2017年以来,米瑞乡将2000余亩土地逐步进行流转,打造了4个大棚蔬菜基地,初步建设完成了集智能温室、连体温室、露天蔬菜基地、仓储办公为一体的现代化蔬菜种植基地,并积极引进易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山西恒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林芝盛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5家整体实力强、科技含量高的农业企业带动传统农牧业规模化发展,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政策扶持下,米瑞乡蔬菜基地一步一个脚印,在着力提升蔬菜品质的道路上踏实前行,获得了“无公害”产品认证,又逐步完善供应链建设和对蔬菜基地的改造提升,建成了现代化科技种植农业产业基地,让新鲜蔬菜供应不受季节影响。“我们畅通了米瑞乡通往各地的物流,公司的蔬菜主要销往林芝城区、拉萨、那曲等地。”在通麦村蔬菜基地1号园,林芝盛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我们依托蔬菜基地积极探索蔬菜产业联农带农发展方式,采取‘党支部+企业+农户’管理模式,除了土地流转分红资金外,还帮助解决村内群众就业。企业向村党支部提出用工需求,由村党支部组织农户有序参与蔬菜基地务工,从而增加收入。”通麦村党支部书记赖欧介绍道,“我们还和企业建立了带动脱贫户增收机制,为每户建档立卡脱贫户提供温室大棚0.5亩责任地,企业以‘保底分红+出勤奖励’方式,每户每年享有5000元的分红,在固定出勤30天的基础上,额外出勤的奖励500元至8000元不等,有效消除了脱贫户的返贫风险。”

2022年,米瑞乡4个蔬菜基地除了以每亩1150元的价格向参与农户支付220余万元土地流转费用外,还通过机械租赁、群众参与务工等方式帮助农牧民解决就业600余人次,带动群众增收300余万元。

下一步,米瑞乡党委、乡政府将进一步依托良好的资源优势 and 区位优势,积极引导群众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强化“特色富民”理念,进一步发挥优势产业带动作用,加大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努力打造高原优质蔬菜供应基地。

## 返校啦!



近日,那曲市嘉黎县中学采取分批、错峰报到的方式确保学生安全顺利返校。10月7日,701名初三学生有序完成返校报到。

图为返校学生在操场有序排队。本报记者 万靖 本报通讯员 索朗 摄

## 粟作: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一个例证

达琼

### 工作·研究

藏文本吐蕃历史文献中谈论西藏原始农业方面的内容甚少;部分传世藏文文献中涉及相关内容,却夹杂着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对其细节的研究几乎没有任何助益。旧西藏时期,西藏的科学考古几乎是一片空白。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藏的考古事业迎来了大发展时期,先后发掘了西藏境内诸多遗址,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工作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其中,考古工作者对昌都卡若遗址(遗址年代为BP5200—3500BP)、拉萨曲贡遗址(遗址年代为距今约4000年左右或更晚些)和山南贡嘎昌果遗址(遗址年代的上限为公元前1370年,或为距今3370年左右)等三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数次考古发掘,均发现了栽培粟作的直接证据。通过对新石器时代考古证据的分析,专家们推断粟是西藏最早的农作物,单一的粟作种植为西藏地方农业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阶段。同时,专家们通过比较分析,提出了西藏原始农业中的粟作由中原传入西藏的看法。粟作不仅在西藏原始农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且在西藏民族与中原民族农作文化渊源关系

史上意义重大。不过,在西藏考古学界中,除了极个别的西藏学者把汉语中的“粟”与藏语中的“khre”在口头中相挂钩,汉文考古发掘报告绪论译藏文时“粟”译为“khre”之外,两者语意究竟是否一致几乎无人深究过问。近年来,本人关注吐蕃时期土地所有制问题,在敦煌西藏藏文社会历史文献中发现,被称之为“khre”的作物频频出现,且专家们把此类古藏文文献译藏文过程中,“khre”有时译成“粟”,有时译成“小米”,有时译成“糜子”,有时译成“粟米”。如此不同的译法,均源自于粟的名实和品种繁多,对移译内容不构成较大的影响。尽管如此,为什么把古藏文中出现的作物“khre”,在汉文中译成“粟”?“khre”和“粟”两者是否存在完全对等的关系?存在诸多疑难问题,专家们对此也没做过任何解答。

粟是由狗尾草(Setaria viridis)人工驯化而来的,这一点已经由现代实验科学所证实。关于粟起源中心问题,起初学界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有埃及或北非起源说、印度起源说和中国起源说。随着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逐步深入,除中国起源说外,其他两种观点都已经被否定。其主要原因在于,或缺少考古发现的证明;或缺少野生粟

的发现;或当地的所谓“粟”与中国北方粟分属不同种属。瑞士植物学家德堪多(Alphonse de Candolle)在其名著《栽培植物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了粟起源于我国华北的观点。经后人对此进行不断的研究,从粟的野生祖本狗尾草的分布、出土实物遗存的年代、出土粟作的文化遗址与粟作野生祖本狗尾草的分布地区存在栽培粟作的最早人类文化遗址、粟作的基本属性及其及来源地的自然环境特点密切相关等,都证明粟是在中国华北地区最早被驯化和栽培的。如是,考古发掘的资料和相关研究结果显示,不论西藏地方原始农业中的粟作从何地传入、传播路径如何,其根源无疑就在于华北一带。在这样的研究大背景和科学的结论下,“khre”是西藏本土作物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与之相反,“khre”是“粟”或粟的其他品种的音译名称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当然,在历史上,外来作物以音译的形式保留自身名称的范例不少。如同在中国邻国里,朝鲜把粟叫“粟克”,俄罗斯把粟叫“粟子”。

本人就“khre”是否是“粟”或粟的其他品种音译名称的研究,形成如下认识:

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中作为作物

名称而言,“khre”是较为通用的写法,偶尔也出现“khye”的写法,据相关古藏文书写之演变历程,两者间存在语意相通之处,只是“khye”的书写方式比“khre”更早一些而已。在汉文史料中,“粟”的名实和品种繁多,其中与“khre”或“khye”对音关系比较密切的当属“稷”和“岂”。如此,古藏文语境中可能存在对音关系之词汇基本确定后,考察“khre”和“khye”和“稷”或“岂”之间是否存在对音关系可视为比较合理的做法。在P.T.1046A千字文汉藏对音中,“稽”的对音为“khye”,“稽”与“稷”发音又相同。以此为据,在唐蕃时期的古藏文语境下,若把“稷”音译成藏语,其对音为“khye”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再把历史语境推至唐之前或更早,“稷”与“khye”的对音关系更为可靠,理由前面已经提及过,在古藏文语境中“khye”与“khre”不仅存在语意相通之处,而且书写形式上“khye”比“khre”更早。另外,P.T.1046A千字文汉藏对音中,“散”的对音为“khye”。P.T.1228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汉藏对音中,“起”的对音为“khyi”;“契”的对音为“khye”。汉语中“岂”“散”“起”和“契”发音均相近。使之,“岂”的对音应为“khye”。在古藏文语境中“khye”与“khre”关系如同前述,此处不必赘述。

概而言之,根据唐蕃时期的古藏文对音资料,古今藏人称之为“khre”的作物名称,本人认为源自汉语中的粟的别称或品种“稷”或“岂”。若这一结论得到肯定,粟起源于华北的观点又一次增添了语言学上的证据。

(作者系西藏社科院民族所副研究员)